



乡间的田埂路

文 / 陈传平

乡间的田埂路, 偶尔走一回心里极舒畅; 狗尾巴草爬齐膝盖骨, 顺手拽一把捏来弄去别有一番滋味……

原本呢, 我就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三十年前做娃娃时就在这田埂道上走, 可谓花花草草是啥味儿都闻得出的牛孩子。可那个时候, 却闻不出这田埂道儿上的真正味儿来。喜欢的是城里的高楼大厦, 流光溢彩的花花世界。没想, 后来生活的浪潮阴差阳错真还把我浪进了城里来生活。这一住就是数十载, 人已半百而过。可这人上了岁月, 就喜宜居, 喜静默。细一思量, 颇觉乡里头还真比城里好呢。美哉它环境清幽不喧嚣, 空气清新, 无污染, 让人无法不羨。而今, 越是见证这岁月如白驹过隙般“翻篇”, 人往黄昏暮年队伍里斜, 这心呐, 真想岁月给倒回去。

这人呐, 兴许也只有到了这个年轮, 才知道或懂得乡间的田埂路之可贵; 才真正闻得出田埂道儿上那些花花草草的味道儿来。自从有了这种眷恋, 我这心呐, 时常都在往乡下飞。譬如谁家有个婚宴喜庆啥的, 置了手中活儿也要赶了去, 与家乡父老

亲人叙旧话叨, 像是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颇感其乐融融。每次回趟乡下, 我都要住上一晚, 歇个脚。赶次日清晨去踏踏那些乡间的田埂道儿, 赏赏田园山色风光, 好像这样悠闲自得地走一走才感舒坦, 才能填满心海儿里那些曾流走过的“岁月时光”。每每踏着乡间的泥块土壤, 心里总是醉美美的, 似乎就想这样醉美美地, 漫不经心地, 悠悠陶然地踏下去……直到终老。

特别是夏日里, 每当回到乡下, 见到那些狗尾巴草毛茸茸的, 就像鲜活的“狗尾巴”挺立着, 微风荡漾, 摇来摆去, 如同小狗狗见着主人撒欢儿似的轻快, 煞是沁人心脾喜滋滋的惬意。一路走过, 我总免不了要拽上一把, 放在手心儿里有意无意地摆弄着, 极像回到了孩提时光里, 没了尘世的一切喧嚣与烦忧……

赶早锄禾的大伯见了, 总爱亲切地唤呼道: “——喂, 大兄弟, 田埂道上露水重, 散步子到公路上去, 宽敞, 不得打湿裤脚。”

我从溢美中回过神来, 笑笑, 也亲切地回敬说: “大伯, 没事, 没事, 这感觉好哇! 真好!”

大伯会心地笑笑, 便忙自己的去了。

我一面赏心悦目, 一面又遥思追忆昔日娃仔的顽皮岁月……一群群童心未泯的牛孩子在这些山坡上, 田埂道儿上打猪草呀, 割牛草呀, 田淖里捉鱼鳅呀……甚至为了一窝长得肥胖的野猪菜——什么侧耳根、奶浆草的, 蹦得你争我抢; 或见着田间一个啥黄鳝鱼鳅洞什么的呢, 争夺得稀泥垢面的幅幅生动情景来。一路遥思想着, 真可心。特别是当我走进自己昔日一度耕种过的那片庄稼地的时候, 便不由自主地驻下步来, 欣然激荡地赏着那片地, 心中会骤然升起一股睽违已久的亲切感, 眼前似乎立马便浮现出当年劳作的情景来, 挑着粪土、施肥、锄草、垒地儿……那情形, 漫过脑际, 历历可见。于是, 蓦然间, 感觉是自己无情地抛离了它们似的, 远离的那种陌生感使我油然地心生怅然。有时, 我便问着自己: 你还是我的吗? 眷恋的心绪使我久久驻足难返。

乡间的风情景致总像是看不够, 赏不完, 走了这里, 又想去那里, 总想把昔日那些踏足过的每一寸土壤访个遍。哪里处处

小溪流水, 哪里有处藏着“猫猫”的岩洞, 哪里有耐看的奇观异石, 甚至崖壁的一蓬爬崖草, 惹弄过一处蜚过人的马蜂窝, 都想躬身必至。似乎那是生命里最美的欣赏和见证。

近日, 我又回了趟乡下。一来是赶吃趟一位乡亲老人的高寿酒; 二是见证家里亲人土地再度确权延长三十年的盛事。好事赶到了一起, 故便多住了两天。可那日清晨, 一不留神走得远了些, 在走过乡镇新建的那幢幢民宅生活区(政府出资建设的新村, 将山地偏僻人家移民在适居处)后, 我竟然踏进了后山垮垮那片“退耕还林”的青青山岭里。蓊郁葱茏的森林绵延数里, 巍然挺立高耸云天。乘着兴致, 我越往里走, 越觉空气清新扑鼻, 仿佛我走进了大自然的瑰宝里, 一路倍感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我攀上林荫巅峰, 脱下鞋袜, 赤足站在清凉洁净的山石上, 意欲览尽乡间清晨这道山色旖旎风光。

这时, 太阳圆圆的脸儿从对面山尖尖上露了出来, 红火火的霞光披洒在翠绿的植被上, 金灿灿地点缀着大地……

打麦场

文 / 吕海宇

童年的记忆, 犹如一把被人遗忘在角落的梵婀铃, 在如水时光的更迭里, 音色愈渐低沉。然而, 每当我轻轻拭去岁月的浮尘, 沁凉的琴弦便又重新泛起银白色的光泽, 百转千回, 为我独奏, 打麦场上那永不褪色的回忆。

家乡的麦收, 紧张中流淌着喜悦和甜蜜。穿上奶奶纳的碎花布鞋, 路过沿儿上已磨得溜光的老井, 走过苇叶葳蕤青草离离的仕女河畔。袅袅炊烟中, 遥望见打麦场上熟悉可亲又繁忙有序的身影。我兴奋地三步并作两步, 摘下被勉强挂在小手臂弯里的赭石色竹篮, 不顾一路走来手臂的酸痛, 蹦跳着投向家人的怀抱, 一起

享受农忙中宝贵的午餐时光。伴着枝头清脆悦耳的蝉鸣, 爷爷和父亲席地而坐, 赤裸的脊背被骄阳灼成了红色, 汗水顺脸颊流淌, 浸湿了青灰色的裤管。咬一松软香甜的签子馍, 就一酸辣爽的萝卜条, 喝一碗自酿的低度高粱酒, 尽显华北汉子的豪爽。饭毕, 奶奶和妈妈端来降暑的冰糖绿豆汤, 爷爷呢, 就会满足地吸上一土烟, 坐在跷板一样的木板牛车上, 微眯着眼喃喃道: “俺妮儿是懂事儿哩, 咱过个麦不容易啊……俺妮儿是有福哩, 以后能考大学哩。”年幼的我自然听不进这些, 早已和邻家的小姐妹玩起编花绳的游戏。

又是麦收。依然是宽

阔的田野, 依然是金黄色的滚滚麦浪。可是, 我找不到吱吱呀呀的木板牛车, 找不到妈妈的绿豆汤。我住进爷爷奶奶引以为豪的二层洋房, 看着焕然一新的液晶电视, 吹着价格不菲的功率很高的制冷空调, 吃着早已吃腻了的鸡鸭鱼肉。窗外的邻居跟那风景一样陌生。我是这般的忸怩不安。回头望着躺在老年椅里, 眯着眼睛听广播的爷爷, 他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我不得红了眼眶。

当联合收割机扫荡过金黄的麦浪, 当脱粒机轰鸣搅动起盛夏的烟尘, 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好, 再也不需要那吱吱呀呀的木板牛车, 再也不需要农民

伯伯们汗流浹背。可是, 没有了打麦场, 故乡要到何处流浪? 天空的阳光似乎更加明亮, 可是为什么, 我的心里, 却像少了一块似的, 那么失落、迷茫?

我疾步走出屋子, 身后却传来熟悉的喃喃声: “俺妮儿是懂事儿哩, 咱过个麦不容易啊……俺妮儿是有福哩, 以后能考大学哩。”刹那, 心如触电, 回头却见爷爷又已熟睡。一转身, 泪如泉涌……

呷一故乡的高粱酒, 才明白自己行走在消逝中。流水落花, 万物更迭, 我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 但我依然忍不住地追忆, 追忆我那逝去的童年, 还有童年里金黄色的打麦场。

毛白杨

文 / 孙涛

暮春四月, 校园里忽然飘起了飞絮。它像漫天的大雪, 但比大雪缤纷繁芜。它钻进窗户, 铺满楼道。原先空荡荡的楼道像铺上了白毛毯, 又像翻腾着仙雾的瑶池。它钻进了水杯里, 盛开了一朵白莲。它爬上了我的脸, 像婴儿的小嘴, 在吻我。

光线穿过寂静而幽暗的空间, 便照见许多飘浮的毛絮, 像茫茫宇宙中那些星云在运转。这真是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场景。“洞庭波兮木叶下”“燕山雪花大如席”“万点杨花坠”也不过如此吧。

为什么飘落的东西容易引人遐思呢? 难道受了列子御风而行、心游万仞的泽被? 飘落本身就是一场奢侈的生命的挥霍。许多人挥霍了生命, 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卧轨的海子, 饮弹的海明威。他们自由了, 却留下了我这样的所谓文艺青年遮盖在他们的光环下在求知与出世的间隙里徘徊反侧。

通往自由的路还要走多远? 自由真的需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吗?

眼前的白杨飞絮, 在空中自由飘洒, 用自己的美装点世界。它们不但没有丧失生命, 反而在这场生命的挥霍中更显生机。人一旦挥霍生命, 往往丧失生命……就是人比树单薄之处。

不如学学这些飞絮, 做一棵毛白杨。即使成不了这种自然界中的尤物, 我也愿对大自然顶礼膜拜。用它的水涨我的船, 用它的弦射我的箭, 用它的石磨我的镰。君子性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我也要用美装点世界。即使有一天我倦了累了, 我的呐喊无人回应了, 我便乘一叶小舟, 江海寄余生, 独善其身。但我不会做轨下诗人, 因为父母给了我完整生命, 我就要完整地走完人生之路。因为只有思考和心跳着时才有自由。因为我是一棵毛白杨。

走在毛白杨下, 古木连空, 高树悲风。忽然发现自己真的就是一棵毛白杨……有守住脚下的土地, 保住自己的根, 才有风情万种, 才有思绪驰骋, 才有真正的自由, 才对得起夕阳下的村那盼儿的慈母流下的那两滴清泪。

不知不觉自己已走出很远了。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

风吹来杨絮打在了眼睛上, 脸边一片湿。

